

清三代朝演義



上海經山房書局發行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六十七回

嬌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上回說到潘氏嬌姝被山陽主事楊小匡所誘，偕奔回籍，儼同伉儷。這小匡的父親本是蘇州校官，小匡隨父在任，巋岐頭角，一目十行，大衆都稱他才子。他不但文章爾雅，獨出冠時，便是弄棒耍拳，也練得非凡純熟。健兒身手，約莫有百人可敵。這時潘氏的嬌姝尚在查氏母家。查氏雖舊隸海鹽，却遷寓蘇州，與學署不及數武。查氏與楊校官原屬至契，所居密邇，家眷自時相往還。小匡見查女發穎，豈若正是天生佳偶，不料已受潘氏的聘，雖彼此互通款曲，終不敢越禮犯分。那詩篇倡和的裏面，不免含著一點狎愛。兩家的長輩總說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也不去十分防範他。小匡料定婚事是挽回不轉了，只有設法在潘家走動，或者好僥倖一面適值查女的乃翁以侍郎致仕在籍，小匡向父親商議，要執贄在侍郎門下。潘侍郎看得小匡少年有志，博學能文，因之極口稱許，不及幾載，查女已于歸潘家了。小匡爲著婦翁彭家服官，京師借著館甥爲名，常到潘家小住。侍郎也在京就養，還向兩個兒子大加誇獎。他大兒子由鼎甲開坊，已居卿貳。小兒子便是查女的丈夫，亦聯捷選入詞館。小匡看得潘家

第六十七回

嬌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二

勢盛也不能動什麼妄想。幾年裏頭中過副榜，又中正榜，偏是潘家犯了嚴譴。查女的丈夫革職遣戍，帶累乃兄以編脩降調侍郎。老懷鬱鬱，常叫小匡前去談談。小匡趁此時機，句通婢媼，同查女復蹈故轍。查女本在夢斷刀環的時候，經不得舊情相觸，便了結這相思宿債。侍郎是生性癡聾的那有工夫來管這曖昧編脩公又功名心熱，正在力圖開復，聞下來還要品評金石，考訂詩文，更不過問弟婦房帷的事。小匡膽氣大了，蹤迹密了，軍臺噩耗傳來，說征人已經不返了。小匡便想劫這查女。查女却說折檀折杞人言是可畏的，叫他從緩設策。不道幾首秘密的詩，却流入侍郎眼睛裏。侍郎借著他故逐出小匡。小匡想一不做二不休，竟夤緣牆演那崑崙奴盜紅綃的故事。查女捲了金珠飾物，跟著小匡並騎疊股出了京城，向天津楊柳青進發。背後追來五個鏢師，都被小匡紛紛打退。小匡回到故里，知道潘家不肯干休。查女勸他不必進京會試，恐要遭人暗算。小匡笑道：「我官可以不，做功名卻不能。不幹憑他潘家有什麼力量？」我楊小匡偏要同他賭一賭氣。查女做首詩贈楊送行道：

淮水清清河水渾，安排行李送王孫。
明年三月桃花浪，君唱傳臚妾倚門。

小匡到了北京，探得潘家父子爲了這事，果然徧告同鄉故舊。朝官聽了，無不髮指，說這種人有文無行。會試時不論誰充總裁，填榜過著楊卷，卽行撤換，決不使淫凶得志。誰知發出榜來，小匡卻高高中。

在第九名。因爲前十本已呈御覽。所以不便更易。大衆說道。只有殿試抑置他罷了。小匡寫的一筆米襄陽字。京中大老都識得的。小匡料定他們要惡作劇。卻換了歐陽率更的筆法。衆人又將他卷裏入十本前列。仍舊取了二甲第三總算。朝考貶做三等。還用了工部主事。小匡大言。道文章有價。陰陽無憑。我不希罕這六品官。我要款段出都門了。潘家還能奈何我嗎。山陽是個淮安屬縣。風氣樸塞。本沒有通儒碩彥。小匡文名藉藉。居然得第而歸。淮人都奉他爲師。羔雁盈門。應接不暇。小匡在淮河下面築了幾間精舍。圖書筆硯。還我本來。查女又收些閨閣生徒。替他講解詩句。有時小匡談經。敞席問字。停車查女也在那面綾障解圍。紗帷授課。淮人到也不問他們前事了。只戲呼查女叫湯夫人。湯字是半潘半楊。可算得謔而兼虐。小匡伴著查女。雙飛雙宿。厮守到二十餘年。一切家政紛紜。都是彭夫人處理。有人見過查女的說。他顴骨瘦削。人亦頎長。並不能稱爲佳麗。兼且痘癩滿面。細如粒麻。祇以出口成章爲楊顛倒。小匡青氈終老。固然辜負天才。便這五世進士的楊家。至小匡書香竟斬。不更是可惜嗎。朝官爲著小匡每疑淮安士習太偷。獲雋的竟至被擯。小匡因此又不容鄉里。恰值查女一病不起。便做了一副輓聯道。

前世孽緣今世了

第六十七回

嬌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三

第六十七回

孀妹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四

他生未卜此生休

查女一班女學生又做了小傳替查女解嘲道

再醮之禮爲國家所不禁唐書列女傳且以能殉後夫哀然冠首蓋以豫讓衆人國士之遇各有不同也吾國婚姻之道苦矣迫於父母困於媒妁以不出閨闈爲守禮以不見裙屐爲遠嫌南威西子之容降而與籬籬戚施爲伍幽傷憔悴伊鬱以歿而說者動稱紅顏薄命嗚呼其亦知此中人固有難言之隱耶吾師查先生出身望族幼卽字吳縣潘氏旣笄奉父命歸於潘潘戍且死先生毅然從淮安楊主政歸蓋心之嚮楊者久矣初以未敢抗父故依潘於都依潘不終退而依楊夫亦行己意而已若潘猶健在先生又豈能慷慨請行哉天殆使之兩美終合也主政以先生故棄官不仕偕隱者二十餘載先生知主政深主政報先生亦厚先生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

這篇小傳要算得強詞奪理出在女子手筆尤覺得洞心駭目小匡將查女殯葬事畢登幾獨處鰥目常醒便別了彭夫人到上海來尋點樂趣山陽到上海只是南北一渡這時上海租界已經愈闢愈廣公共租界以外什麼法租界美租界日本租界寶山南匯的邊境爲著毗連上海漸漸劃入公共租界

裏分出六條馬路。東起黃浦灘。西達靜安寺歌場舞榭。櫛比鱗排。最著的叫做四大金剛。不特利屢長裙自成風氣。便是撿絃度曲。對酒飛觴。也能因人而施。纔博頭纏頭十萬。四人中算陸蘭芬倚年先殞。張書玉遠嫁不還。那林黛玉九度下堂。到得鴛髮雞皮。還在笙歌隊裏游戲。三昧後來小樓病臥。閱無一人比花褪紅的琵琶。別抱李師師的簪溜溜足。還要淒楚。結果較好的。只有金小寶。小寶幼年時候。曾經讀書識字。偏是他父親喜烟嗜賭。將家業典賣略盡。還積了一身的債。小寶年纔三五。無家可歸。他父親便將小寶鬻入平康。得點身價。小寶性質明慧。能惹人憐他的鴝母百順。千依。當那錢樹子一般。看待小寶的香巢。在胡家宅左近。便是袁翔甫楊柳樓臺的舊址。紅闌碧幙。不染纖塵。小寶又淺笑輕顰。令人意遠。所以騷人詞客。都徘徊在小寶妝閣壁閒。斗方參錯。居然提倡風雅。小匡也曾慕他的名。去過幾次。小寶還贈他一葉蘭花畫簫。小匡自回淮上去了。小寶觸著夙好。在那絃管以外。有時撫弄筆墨。鴛湖畫家病蝶山人看他歡喜塗抹。慇懃他專心學畫。說明季秦淮佳麗。顧橫波。卞玉京一流。都以畫蘭得名。小寶便蒐集蘭花小譜。終朝摹寫。風枝雨葉。暎帶坐間。病蝶又苦心指導。叫他淡遠學顧橫波。嫵娜學卞玉京。替他定了一張潤格。報館裏的黃夢畹李伯元將小寶又揄揚一番。真是裁繡量素戶限。爲穿小寶長指爪。脩容貌。衣留仙裙。彼石華廣袖小幘。大幅的听夕不倦。他父親本來貧無。

第六十七回

孀妹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六

聊賴。因爲女兒已經恩斷義絕。却不曾前來囉唆。近來聽得畫名大著。疑心總有積蓄。便想來沾潤一點。小寶看見父親烟容菜色。鵠面鳩形。著實有些不忍。便向父親道。你老年紀也大了。飄流在外面。終究要弄個結果。你到底欠了多少債。我替你還罷。你在我這裏吃碗現成飯。每日給你四百錢喫烟。你要賭是不能了。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概可以斷絕。如今我是賣畫。不是賣身。你要認清楚。纔好。他父親自然快樂。小寶叫個包探。同他父親到茶會裏。說明各債的歸期。便籌備蘭花展覽會。一面陳列各種荷瓣梅瓣素心等類。砂盆磁斗。芬馥宜人。四圍都是小寶的作品。籤注價目。中間一張畫桌。預備著小寶對客揮毫。題款鈴印。報紙上先鼓吹幾日。屆時自有名流招待。香車寶馬。擁擠門前。小寶有些手帕交。也帶著熟魏生。張前來瞻仰。你也是一幅我也一幅。未到薄暮早已一掃而空。合併攏來。得了墨幣一千七百餘元。將三百元償了父債。四百元替父親備了後事。贖得一千元。想創辦個花界義塚。邀了林陸張三人一同具名。還發出一篇小啟道。

嗚呼。春風信。香飄零。落金谷之花。夜月魂歸。惆悵弔玉鉤之草。訪白楊而蕭瑟。何處埋香。問黃土以叢殘。誰人荷鍤。則有枇杷門巷。楊柳樓臺。馳名於粉黛叢中。得意於笙歌隊裏。春花秋月。悵惺半生暮雨。朝雲荒唐一夢。或初來姹女。紫玉驚銷。或已老秋娘。黃金盡散。或下堂去後。曲譜展扉。

或送客歸來聲棲絃軸援鶴蟲沙之感共此一坏狐狸蠅蚋之愁同消萬古某等可憐藩溷無奈風塵感舊侶以仙游過故墟而鬼唱青燐白骨回首花朝麥飯紙錢傷心寒食願訂釀金之約藉供瘞玉之需涓壤何妨綢繆伊始行自念也於今皆有限歡場其各勉旃從此可早除綺孽謹啟

這張募啟印發出去大衆說小寶既有孝思又有義氣俠妓的聲名傳徧大江南北畫蘭價值因此又增了許多某大令曾在畫後題詩四律却寓著雙關的意思道

人云小草不凌雲一出空山竟軼羣佳種最宜名士賞幽香無待俗人熏生成高格稀爲貴果是同心契最真除却水仙誰可友梅花孤嶼訪林君明知紅紫伍凡葩種在當門玉不瑕獨秀孤芳留國色肯從俗豔鬪春華淡描畫本惟名手白戰詩篇是作家從古明珠羞日獻黃金但買路傍花楚佩雙紉恰有緣美人遲暮不爭妍身居紙醉金迷地心印清風明月天現似優曇偏壽佛謫雖小劫尙游仙飛瓊偶戲人間世夢幻東風玉花烟重觀仙姿似再生亭亭獨立亦傾城卽空卽色參真諦如笑如顰悟風盟羅襪凌波香十步縞衣倚竹品雙清畫圖省識春風面依舊蛾眉淡掃成

小寶的畫蘭近來也極爲珍視品評的說與顧卞不相上下小寶既杜門謝客人都疑他要擇主而事

第六十七回

婦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八

不料他黃繩入道。益發來得高尚。將這些錦衣花帽寶劍珠鉞都分贈姊妹。行做了紀念他鵝母的幾個養女。一個嫁了秣陵的黃學士。一個嫁了宛平的李參將。等到李參將歿後。又改嫁了儀徵倪子。和隨著子。和到成都去了。這倪子。和如何能娶這李婦呢。正是

春滿燕都應有偶

秋深蜀道不知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楊查孽緣也。然亦奇緣。楊查始而相悅。終至相成。所謂緣也。潘氏既媳查矣。偏又列楊於門牆。是一隙也。查歸潘氏矣。偏其壻既貴而戌。乃翁招楊主其家。是二隙也。戌者逝矣。查猶不敢遽從楊。至詩案發而楊被逐。是三隙也。有此三隙。天若誘之。天若迫之。所以謂之奇緣。所以仍謂之孽緣。楊之輓聯於無可著筆中。傳出心事。佳已至小傳則翻空易奇。將禮教廉恥一掃而空之。卻說得捉摸不定。顛撲不破。可見三四十年前。已有此種思想。此種議論。於晚近尙復何尤。

金小寶畫以人傳。非傳其畫。傳其人也。對於乃父。猶人情之常耳。至於籌備花塚。慨輸鉅貲。一篇小啟中。亦莊亦諧。不卑不亢。顧橫波卞玉京見之。應有愧色。

某大令四律。是題小寶之畫。卽是題小寶之人。落落詞高。飄飄意遠。宜小寶之入道也。四大金剛。

小寶較爲高尚。黛玉誠等諸自檢矣。風人旨婉。宜細參之。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兼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璧

上回說到倪子和娶了李氏醮婦。作爲繼室。一路從北京帶到四川候補。這倪子和本是南省的拔貢。因爲入都廷試。得了知縣。剛要引見出來。原籍的夫人。竟等不及郎君錦旋了。那夫人同子和卻是貧賤夫妻。纔盼得一官萬里。那知少年薄福。將金章紫誥一齊讓與他人。子和滿望鸛鵲同舟。沂江直上。中途經此變故。知道一棺料理自有泰山担任。率性不回故里。免得空娶遺挂。徒益淒涼。將來解組。言歸拚著十萬俸錢。營齋營奠。只是在京寓裏書空咄咄。幾至奉倩神傷。一班同鄉同年。都勸他趕緊續絃。相將入蜀。子和亦點頭稱是。便託媒媼四出作伐。有的嫌子和境遇太寒。有的嫌四川道途太遠。最後談到李氏醮婦。原係青樓出身。丈夫名叫有恆。多年木廠掌櫃。積貲鉅萬。後因陵上的關係。訊實伏法。偌大家財都歸了孤嫠。掌管他本楊花水性。仗著這紫標黃榜。到不肯人盡可夫。定了約法三章。要合格的始能中選。一是少年正途。知縣二是須作正室。三是必須先見子和。自問年纔逾冠。又係廷試得官。第一項是不生問題了。李氏雖是醮婦。我已先賦悼亡。車來賄遷。儘可使得四川道遠。有誰知道。

第二項又可以答應了。只是第三項仍要吉星擁護纔能成就。這段姻緣約會在逛廟時間彼此預圖一面。媒媼前往知照。子和是輕衫團扇顧影翩翩。那李婦油壁香車青裙縞袂。大有藐姑仙子的風致。經媒媼雙方指點。四目相矚。已是兩心相印。子和得了李婦。居然捐了大花樣。到省錦江劍閣隨處流連。不及兩年。早已官符在握。李婦脫不掉勾欄習慣。最喜購買雛女。供他捶楚。子和因愛生畏。卻也不曾阻抑。起初不過偶然。使性並不十分厲害。漸漸棒敲棍擊。身有傷痕。子和還要將順。妻嘔助紂。爲虐一任未滿。又調腴缺。這時李婦志得意滿。放出種種手段。虐待諸婢。可憐諸婢長者只有十五六幼者只有十一二。貪眠好喫。個個皆然。而且生性健忘。遇事躲懶。像煞有遺傳。一般李婦看他們不進耐他們不得。創出幾種酷烈的刑罰。隨意嘗試。有的用鍼刺。有的用火烙。呼號達旦。慘不忍聞。署中餓斃的自縊的。已是數見不鮮。這些小兒女同父母恩義俱絕。那個替他出來伸冤。不道子和也爲著濫刑斃命。被制軍年終甄別。奏參革職。他便在成都買田置宅。作一個安樂窩。公李婦看他宦囊頗豐。還叫他設法出山。潛謀開復。子和到宦興倦了。只幫著李婦將擺布強盜的法子。擺布婢女。諸婢裏面有個鐵匠女兒。平時也備受虐待。鐵匠聽得消息。偶來探望。那女兒見了父親。自然哀哀訴苦。鐵匠備價請贖。子和不但允反說。此婢宣布他的惡狀。叫李婦榜掠處死。李婦有了子和做護符。那裏還肯輕縱到

得。一。命。嗚。呼。只。暗。暗。叫。人。擡。出。埋。葬。鐵。匠。再。來。省。視。時。早。被。閹。人。拒。絕。了。鐵。匠。料。定。內。中。有。點。蹊。蹺。但。懼。怕。子。和。的。聲。勢。不。敢。冒。昧。發。動。那。知。這。個。風。聲。早。傳。到。成。都。府。劉。文。丹。太。守。面。前。太。守。自。從。夔。州。調。繁。官。聲。卓。著。不。好。指。定。子。和。一。椿。事。却。出。了。一。張。告。示。大。約。說。川。中。官。場。風。氣。頹。壞。常。有。購。民。家。女。爲。婢。妾。一。有。不。合。輒。加。私。刑。甚。至。治。死。應。行。嚴。禁。且。懸。賞。招。告。鐵。匠。正。在。忿。無。可。洩。看。見。劉。太。守。牌。示。便。據。實。具。狀。控。訴。劉。太。守。也。知。道。子。和。不。是。善。類。若。不。從。速。辦。理。勢。必。毀。尸。滅。迹。人。證。物。證。缺。了。一。樣。他。便。好。信。口。抵。賴。便。急。提。子。和。的。閹。人。嚴。訊。閹。人。亂。以。他。婢。及。至。指。定。姓。名。時。日。閹。人。謊。爲。未。見。再。三。研。鞫。纔。供。出。某。日。某。僕。指。揮。擡。工。舁。一。畫。箱。出。門。不。知。何。事。復。提。擡。工。逐。一。問。過。但。說。遵。埋。某。處。並。不。知。內。貯。何。物。太。守。遂。派。幹。役。押。同。擡。工。前。往。發。掘。一。面。傳。請。成。都。縣。隨。帶。件。作。來。府。伺。候。幹。役。將。畫。箱。擡。入。郡。署。成。都。縣。親。督。件。作。啓。視。只。有。血。袴。一。條。裏。著。尸。身。上。半。赤。膊。髮。蓬。齒。豁。件。作。喝。報。木。器。鐵。器。傷。十。七。處。靴。尖。踢。傷。一。處。前。陰。潰。爛。係。火。烙。傷。太。守。親。驗。一。過。填。明。尸。格。入。稟。藩。司。以。子。和。本。係。革。員。應。先。提。案。拘。質。其。繼。妻。臨。蔭。在。卽。暫。行。停。繫。所。有。婢。僕。十。餘。口。概。行。鎖。候。成。都。縣。帶。回。推。問。纔。知。該。婢。傷。痕。均。係。多。時。積。受。此。次。致。命。係。用。火。箸。燒。紅。插。入。前。陰。數。寸。三。出。三。入。嗥。叫。而。死。皆。係。倪。太。太。親。自。動。手。只。有。靴。尖。一。傷。實。是。子。和。幫。凶。知。縣。據。供。詳。府。太。守。勃。然。大。怒。說。這。種。惡。婦。非。到。案。用。火。箸。治。婢。之。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重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璧

一二

法治之不可勒令發審局員逼子和將妻交出局員因子和曾經坐辦審局不肯十分窮究太守堅持到底親提子和面質子和力認自己所殺與妻無預局員勸他不可盡供他說士可殺不可辱罪我不過抵命若我妻到案不要受大辱嗎太守開脫子和令他罰金自贖只放不過這忍心辣手的倪太太倪料得無可躲避投入天主教堂做個遁逃教士異常蠻橫得了倪的賄賂每日到府衙去索子和太守深恐惹起交涉無奈罰了阿和萬金以二千撫卹苦主八千充作善舉婢女一律遣散子和夫婦受了這番挫折便匆匆南下在儀徵別營窺宅子和果然逍遙法網不道李婦陡患巨疽晝夜慘呼與婢死時無異雖經延醫調治他卻腐及腸腑血肉淋漓真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子和爲著官祿妻歿他倒無聊把故鄉的山色江聲都認做添愁資料這時正是光緒中葉京裏因老佛爺萬壽只須廢員加倍報効便好開復原官原銜子和有個同年文仲恭現在河南補了知府他却同李閣有點瓜葛子和想託他謀幹從儀徵直達漢口僱了驢車來到開封省城仲恭却值交卸下來見著子和留他在公館住宿子和談起續絃再斷仲恭也是新喪窆室相對淒然還檢出一張絳雲小傳的稿來叫子和斟酌子和看這篇小傳道

侍姬薛絳雲遼東產年十九薨矣因鬻身葬夫遂歸於余定情之夕儼然處子也詢之則云前夫

痿不能人如蠶。僵如蛭。縮以爲今生已矣。不圖復遇君時。余甫通籍。家貧。幾不能舉火。井曰庖福之役。皆姬任之。暇輒以女紅爲余佐。篝燈相對。余讀不已。姬必倚熏籠伴余。伺余有隙。殷勤出書畫相質。然所臨右軍蘭亭序。婀娜綽約。楚楚有致。卽摹仿揮本中。裁紅刻翠。亦不與塵俗伍。閒爲小詩。尤婉約可誦。惜身弱多病。嚮晨必強起理妝。亭午則廚下羹湯。咄嗟立辦。稱藥量水。不假他人。如是者凡十年。余始出守於汴。姬已骨瘦柴立矣。余於無可慰藉中。爲其子納官階四品。姬例得封恭人。五花誥至。姬一笑而腹鳴。呼姬之歸。余雖婦而實女。余之視姬。雖妾而若妻。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歿。僅三十二春秋耳。天何奪余之速耶。倘得玉簫再世。或可遺余之老懷也夫。

子和讀罷。說道情文相生。非此文不能傳此人。冒辟疆的影梅菴憶語。轉覺詞多於意了。仲恭道亡姬才智世間不患其無。只是他冒了再醮的名。依然完璧。這却我意想不到的。他現在喪未逾月。我已奉調回省。這旺夫運的話。到也不可不信呢。子和聽他談吐。料是哀毀過甚。勉強敷衍一回。遂辭別渡河北上了。仲恭這人。一面兒女情長。一面功名心熱。在河南覬覦這開封府的缺。只是沒有機會。後來兩宮西幸。道出河南。仲恭爲著烟癮甚深。不敢冒昧晉謁。只把屋子關得緊緊的。榜著此處。停靈閒人免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詹婢甘罰重金

文仲恭賀姬笑看完壁

一四

進八個大字。不知怎樣謀到皇差。東搜西括。侵蝕了三萬兩銀子。將一萬五千送與李閣。算是開封缺價。一萬五千存在京號。預備到任。開支自己。卻省膏異常。除了幾個鴉片烟外。每日只在枕上。買個蒸饅。饅據衾大嚼起來。短衣敝屣。也不像是方面大員。只有出外上衙門。見上司。盥面的時候。兩頰都敷點胭脂水。掩飾烟色。從前盡是絳姬替他擦煙盤。通烟槍。挖烟灰。打烟砲。什麼調脂吓。沃水吓。伏侍的有條井井。自從絳姬歿後。他又捨不得化錢用家丁。只帶了幾個親兵。那裏能殼舒適。他最不喜歡大人這稱呼。只許手下的人叫他二爺。他既然有了這線索。總道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誰知虛牝黃金。把他氣得發昏。章第一又想趨踏榮祿。靠他這近水樓臺。見著總是請安。榮祿偶然發問一句。滿口的是是。是著著。榮祿是慈眷極優的。料定仲恭傾心巴結。必非一無希望。聽得他李閣處一封重贄。竟至石沈大海。也想他從豐餽贈。纔肯幫他說話。仲恭愛財若命。那肯一誤再誤。所以終究不曾實授。他既悔且悟。在扈蹕回京時。卻有四首題壁詩道。

插足塵中客。趁虛獨尋僻。地轉閒居到。門尚有衣冠。薰穴微開。微辟書鳥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爲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衆蟻。纔醒夢。燈火飛蛾。枉附炎。豈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羣星淡。皎潔清輝愛。

素蟾。亂樹叢中晝閉關。藥爐茗椀任蕭閑。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儘堪容盛
世。書城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閒。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
世事如雲殊變幻。禪機指水悟深沈。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宜有去心。賃個書樓石城下。未妨
擁鼻日登臨。

仲恭這幾首詩。詞旨幽怨得很。將那頑固卑鄙的舊癖。居然洗刷殆盡。只是補不著開封這缺。以頭觸
壁。人類風狂大衆。纔知前此的詩不是有心怨艾。實是歎息。李閣還傳他詠漢末時陳宮捉放一詩道。
伯奢本來是好意。一旦全家遭慘禍。可恨該縣陳前令。爲何賣放曹孟德。當年開封若是我。定將
該令記大過。

同寅看他如醉如癡。勸他帶了絳娘的杌。暫行回京。他在西山深處。替絳姬野花雜樹築了個小小墳。
塋。一樹一封並不十分奢麗。及至回到京城裏面。一班王公貴族。文武大臣。正在商量迎鑾的典禮。把
那聯軍的各種蹂躪。一概丟付爪哇國禮。仲恭先授著李閣的激烈後。受著榮相的奚落。自此神經有
點感覺。比那班藉口變法的臣僚格外來得鎮靜。老佛爺暮年苦境。連光緒都不能相諒。每到殿前召
見。終有不豫的顏色。翁同龢是逐了。汪鳴鑾是攆了。朝臣你爭我奪。榮相國相抗的。只有個慶親王慶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鬪重金

文仲恭買藥笑看完璧 一六

親王名叫奕劻。從四品宗室。連升帶襲。竟至賞食親王雙俸。確是滿人的領袖。樞府的機關。朝臣爲著變法自強。不特奉天吉黑要改行省。連江蘇江寧兩部分外。還要添個江淮巡撫。慶親王是懸格招賢。這江淮巡撫議定後。便叫江蘇巡撫恩壽調補。這恩壽便是替沈仲馥調停家事的。恩中丞正待摒擋就道。不意在江蘇任上。鬧出一段穢史來。正是

符竹遙頒方拜命

牆茨不掃竟貼羞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倪子和是一個糊塗人。文仲恭亦是一個糊塗人。子和娶醮婦。利其金而已。仲恭娶醮婦。直說得才能技藝。獨冠一時。還替他洗刷。再醮二字。其糊塗更甚於子和。

李婦之醮。子和助成之也。四川州縣。無有不以醮得名者。李婦在妓院久。鴿婦之醮。虐討人見之熟矣。以醮濟醮。纔演出此種醮劇。李婦雖倖逃國法。終伏冥誅。誰謂醮吏可爲哉。

仲恭種種舉動。稱爲頑固卑鄙。猶未盡也。閉門吸烟。默矣。而辦差賺錢。則不默。短衣敝屣。陋己而出。門敷脂。則又不陋。賄賂李閣。固無效。逢迎榮相。又無效。患得患失。卒至風魔。仲恭雖兒女情長。猶不敵功名心熱。